『中國學』第84輯 (2023.09.30.)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23.84.84.4
pp.063-082. ISSN : 1229-9618

“NP＋好＋V”的语义指向和动词限制考察

徐泽方*

【目 录】

1. 引言
1) “NP + 好 + V”的狭义语义指向
2) “NP + 好 + V”的广义语义指向
3) “NP + 好 + V”的语义指向类型
2. NP + 好 + V的组件限制
1) P + 好 + V中V的限制与选择
2) 框架语法与NP + 好 + V
3. 结语

【摘要】

空范畴（empty category）是在所有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空范畴理论主要研究的语义问题。空范畴是指句法关系中，有语义内容却没有语音表现形式的部分。本文从广义、狭义语义指向分析入手，借助空范畴理论，以及框架理论，对“NP＋好＋V”构式进行了分析。本文将利用语义指向分析和空范畴等理论，对“NP＋好＋V”构式的语义指向和动词限制以及理解与语义背景做出考察。

【关键词】空范畴；构式；NP＋好＋V；语义指向分析；框架理论。

* 徐泽方。京畿道教育厅，中国语教师（xuabby@naver.com）。

1. 引言

为了对“NP＋好＋V”做进一步分析，本节综合利用了“语义指向分析法”和“空范畴”理论，其中“语义指向分析”可以分为狭义、广义之分，在狭义语义指向分析中，本节着重对“NP＋好＋V”的结构内的语义指向作出分析，广义语义指向分析中，对该结构的域外论元作出分析。

1）“NP＋好＋V”的狭义语义指向

为了更好地理解“NP＋好＋V”需要再次从“语义指向分析”入手，根据陆俭明（2019），“语义指向”有广义、狭义之分。按狭义的“语义指向”理解，仅仅指句中某语法成分与某个词语、某个成分在语义关系上，发生最直接的联系。[1]换句话说，狭义角度的“语义指向”，实际说的是句中两个成分之间的联系。例如：

（1） a. 白色的（条纹衣服）好看，显得你身材比例很好。
b. 白色的（条纹衣服）好看，干净又不过时。
c. 白色的背景好看，一点都不费眼。

上述例句中“好”的指向如下所示：

a. 白色的（条纹衣服） 好看，显得你身材比例很好。
←

b. 白色的（条纹衣服）好看，干净又不过时。
←

c. 白色的背景好 看，一点都不费眼。
→

以上都是“NP＋好＋V”句式，根据指向不同，“好”的语义理解就不同。在（1a）句中“好”指向“衣服”，因为“条纹”可以“显得身材比例好”，此时的“好”为“衣

1）例如最经典的例句：
他喜滋滋地炸了盘花生米。
他早早地炸了盘花生米。
他脆脆地炸了盘花生米。
例(1)状语“喜滋滋地”在语义上跟“炸”的施事“他”相联系，即在语义上指向“他”；例(2)状语“早早地”在语义上跟“炸”这一行为动作相联系，即在语义上指向“炸”；例(3)状语“脆脆地”在语义上跟“炸”的受事“花生米”相联系，即在语义上指向“花生米”。

服漂亮”义，在（1b）句中“好”指向“白色”，说明“白色”这种颜色“干净又不过时”，此时的“好”为“白色漂亮”义，在（1c）句中“好”指向“看”，表示这个“看”这个行为“不费眼、容易看”，此时的“好”为“容易、方便”义。根据“好”的指向不同，语句的“突显”也不同，例如：

（2）a. 白色的好看 ┌ 白色的 好看。
　　└ 白色的好 看。

当“好”指向“白色的”的时候，该例句突显的是NP，NP可以省略，比如省略“衣服”（白色的衣服好看。）相反，当“好”指向“看”的时候，该例句突显的是“V”，表示“看”这个行为“很容易”。

2）“NP＋好＋V”的广义语义指向

广义角度下的语义指向，包含“语义所指”，[2]这里提及的“语义所指”，实际上专指人称代词和先行词之间，或反身代词与先行词之间，或者空语类成分和名词性成分之间，这种关系被称作“同指关系”，即“照应关系”。[3]由此可知，狭义的语义指向仅仅体现在句中，即句中各成分之间，广义的语义指向不限于句中，而是成分与所指语义之间的关系。

（1）“NP＋好＋V”的成分省略

“空范畴”（empty category）也叫作“空语类”，这是形式语法学派“管约论”（government-binding theory，简称GB理论）中的一个术语。[4] Chomsky (1986)“空范

2) 即就是semantic co-reference。
3) （1）老王决不同意他去。
（2）老王我已经问过他了。
（3）“反正这孩子跟自己无关。”老王这么想。
（4）老王决定自己干。
（5）老王认为，张三害了自己。
（6）我打算PRO去北京。
例(1)里的“他”不跟“老王”同指，而是指在上文出现过但没有在本句中出现的某个人。例(2)里的“他”跟“老王”同指。例(3)里的“自己”跟“老王”同指，而跟“孩子”不同指。例(4)“自己”跟“老王”同指。例(5)里的“自己”既可以跟“老王”同指，也可以跟“张三”同指。(6)里的PRO跟“我”同指，即“去北京”的施事，也就是“打算”的施事“我”。
4) 陆俭明（2019）认为：通俗地理解，空语类分为两种：一种是由隐含造成的空语类。如:“那个家伙

畴原则”定义为“非代名语范畴必须受到恰当管辖”。[5]本文研究对象“NP＋好＋V”在结构上具有空范畴属性，本文仅用到“省略”、“移位”的空范畴，其中“移位”的“语迹”（Trace）用“t”表示，如：

（3）a. ―你觉得这些花儿怎么样？
　　―白色的好看。

上述的回答句可以写成：

（我觉得）pro白色的（花儿）pro好看。

由于语言的经济性，要求语言表达尽量简单明了，上述例子中“我觉得”和“花儿”在上文中已经出现过了，在这种具有上下文、对话交流的情景中可以省略（或者说话听话双方对谈话话题都了解的情况下）。关于省略，学者们各持己见，例如把“省略”归做修辞学或语用学，比如陈望道（2001）认为省略是修辞手段。[6]根据索绪尔主义[7]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张文国、张能甫（2003）将“省略”置于“言语”而不是“语言”层面，[8]朱德熙（1982）给“省略”下了定义，并认为“省略”是可以补出来的。[9]本文认同此观点，省略是受到语言经济性的制约，“NP＋好＋V”在结构上虽然省略了部分，但不影响其语义表达。为了更好地分析“NP＋好＋V”结构，本文用小写的“pro”表示因省略造成的空范畴，这种空范畴如果言语交流中需要，可以补出来，如：

（4）a. ―你觉得这些花儿怎么样？
　　―我觉得白色的花儿好看。

企图逃跑”中，“逃跑”的实施应该是“那家伙”，但隐含着，而且也不能补出；再如“请他来”，“他是“请”的受事，作“请”的宾语，而“来”的施事应该也是“他”，但句中的他已由“请”管着，结构上又不允许“他”在句中再重复出现，只能隐含着；“逃跑”前隐含的“那家伙”和“来”前隐含的他就属于由隐含造成的空语类，一般用大写的PRO代表，也称“大代语”。实际上PRO代表有语义内容但没有语音形式而且也不能补出来的成分。另一种是由省略造成的空语类。如：“他病了，不来上班了。”句中“不来上班了”前面应该有个施事主语“他”，为了使表达简洁就省略了，如表达需要，也可以补出来说成：“他病了，他不来上班了。”那省略的主语“他”就属于由省略造成的空语类，一般用小写的pro代表，也称“小代语”。这两类空语类的区别，前者是隐含的，没法补出的；后者是省略的，如表达需要，可以补出。

5) Chomsky，*Barriers*，Cambridge: MIT Press，1986，p.17。

6)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p.187。

7) 即就是“索绪尔语言学”，就是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认为语言学只能“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排除任何非语言因素（如社会的、物理的、言语的……）的干扰；而就语言来说，必须区分共时和历时，语言学只研究共时的语言系统，排除任何历时因素的干扰；而就共时的语言系统的研究来说，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实质，“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论断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8) 张文国、张能甫，『古汉语语法学』，巴蜀书社，2003，p.271。

9) 朱德熙（1982）认为“所谓省略，指的是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成分在一定的语法条件下没有出现。”

上述（3）中“NP＋好＋V”结构的例句虽然省略了部分表达，在具有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其语义效果，所以经常被省略，亦可以补全如例（4）。

（2）“NP＋好＋V”中V的语义指向

借助生成语法的观点，[10]从动词的论元结构分析理论，或者从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角度来看[11]，一般而言不及物动词后不能带宾语，但是有些不及物动词可以分离，[12]下列例如“游泳”、“买”、“给”分别为一价、二价、三价动词，他们分别需要关乎一个、两个、三个论元。[13]

（5）a. 他要游泳，你别去了。
b. 上个星期天，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衣服。
c. 我给了他一件衣服。

在（5a）中，“游泳”只关乎“他”，（5b）句中，“买”关乎动作的发出者“我”和动作实施的对象“衣服”，（5c）中“给”关乎动作的发出者“我”，动作的承受对象“他”和与事宾语“衣服”。[14]

在例句“白色的好看”中“看”是二价动词（V^2），二价动词需要由两个论元，例如：

（6）a. 我在看报纸，电视声音小点。
b. 你看风景我看你。
c. 你看天，你看海，就是不看我的眼。

上述例句中“看”都是关涉2个论元的，这符合二价动词的属性。当“看”为二价动词时，例（3）的回答还可以写成：

---

10)指乔姆斯基生成语法。
11)邢公畹『现代汉语教程』中认为：不及物动词是不能后加表示支配关涉对象的成分的动词。其中有能后加时量，动量成分的如“走，跑，起来”，有不能后加时量，动量成分的，如“到来，着眼，游泳，鞠躬”。
12)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中认为：不及物动词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带宾语。述宾式不及物动词大都可以分离，如“鞠了个躬，生谁的气，站好最后一班岗”。
13)陆俭明，「配价语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1997，p.5。
14)与事、施事、受事这些概念不指句子成分，而代表语义。施事就是动作的实行者（有意进行，一般为人），受事是动作的承受者，在本例子中“他”是受事，因为“他”受“给”这个动作的影响，与事是“衣服”，也称作对象宾语。

白色的（花儿）$_j$好看t_j。

这里的t_j表示由于移位，且无法补出来而造成的空范畴，因为“看”的对象是“白色的（花儿）”，在“NP＋好＋V”句式中，当“V”是二价动词时，其后都有空范畴，例如：

（7）a. 不用着急，最近的火车票很好买。
b. 你闭嘴，这个问题好解决。
c. 强烈推荐这家店，壽司好吃，酒好喝，服务员很有礼貌。

上述例句中“买”、“解决”、“吃”、“喝”后都有空范畴，且无法补出来，属于由于移位造成的空范畴，就上述例句而言，（7a）中“买”的对象是“火车票”，或者说“买”的受事宾语是“火车票”，但是“火车票”移位到了NP位置，且在“买”后无法补出第二个论元成分。（7b）句中“解决”的对象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移位到了NP位置，“解决”后也无法补出该论元，（7c）句同理。

上述例句是NP为受事宾语的空范畴情况，在“NP＋好＋V”句式中还有种由于省略造成的空范畴，即就是该出现的部分并未出现，但不影响语义表达。例如：

（8）a. ―桌子上有两把刀。
―这把刀好切。
b. ―午饭我准备做个烤芝士蛋糕，不知道空气炸锅和烤箱哪个好烤。
―肯定是烤箱好烤。

上述例句中如果补全受事宾语，则可以写成：

（8a）这把刀好切（菜）。
（8b）肯定是烤箱好烤（蛋糕）。

如果用空范畴类表示，则表示为：

（8a）这把刀好切pro。
（8b）肯定是烤箱好烤pro。

以上例句中V的真正受事宾语“菜”、“蛋糕”由于前文提及到，默认为对话双方都知晓，所以可以省略。当V是二价动词时，V的施事论元可以省略，并不影响语义，但如果要引出，需要借助介词。例如：

（9）a.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好解决。

b. （对她来着），那把刀好切。

（9a）中二价动词“解决”关乎两个论元，一个是受事宾语[15]“问题”，另一个是施事主语“我”。施事主语“我”，在具有上下文语境的时候一般是省略的，如果需要可以用介词补出，（9b）同理。

上述pro表示省略的受事宾语，该受事宾语可以不在句中出现，但并不影响语义表达，V的施事主语也可以省略，并不影响语义。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为，当“NP＋好＋V”结构出现在具有上下文的语境中时，且当V为二价动词时，有两种情况，第一，当NP是V的受事宾语时（如票与买），NP是由于移位，导致V后出现空范畴的；第二，当NP在形式上是V的工具宾语[16]时（如刀与切），真正的受事宾语由于省略，而导致V后出现空范畴的。移位的成分无法补出来，省略的成分如果需要，可以补出来，在实际言语交流中都不出现，但不影响“NP＋好＋V”的语义理解。

3）“NP＋好＋V”的语义指向类型

关于语义指向分析，在本节将利用语义指向分析法综合考察“NP＋好＋V”结构的四种指向类型。

第一类，语义的前指、后指。例如：

（10）a. 白色的 好看。
b. 白色的好 看。

（10a）中“好”指向前面“白色的”，意为“白色（这种颜色）漂亮”，（10b）中“好”指向后面“看”，意为“白色容易（被）、方便（被）看”。

第二类，语义的内指、外指。内指为指向句内成分，外指为指向句外成分，例如：

（11）a. 与别的字体相比，楷书字体 好看。
b. —小米出新款了，选哪个呢？
—白色的pro 好看。

（11a）中“好”指向“NP＋好＋V”的内部成分NP，意为“楷书字体漂亮”。（11b）指向前面省略的“小米新款”，在“NP＋好＋V”中未出现，属于外部成分，需要注意的是，该类“NP＋好＋V”在具有上下语境的情况下不影响语义信息的正确理解。

---

15)邢福义，『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18，p.66。
16)陈昌来，「工具主语和工具宾语异议」，『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2001，p.69。

第三类，语义指向与句法成分。例如：

（12）a. 白色的 好看。
b. 白色的好 看。

在这类中，（12a）中“好”指向“白色的”名词成分，（12b）“好”指向“看”动词性成分。由于“好”的词性相对活跃，在句子中既可以以副词词性出现、又可以谓词词性出现所致。

第四类，V语义指向与语义关系。例如：

（13）a. 白色的衣服好看。
b. 这把刀好切。

（13a）中V指向受事宾语“衣服”，（13b）中V指向工具宾语“刀”，如上述，真正的受事宾语由于省略而未出现。

4）“NP＋好＋V”的歧义与语义背景

廖秋忠（1991）对“篇章”下了定义，[17]并从“广义”、“狭义”角度说明了篇章分析。[18]特别是对对话的研究，除了研究篇章的形式、结构，还把这二者和语境相联系。尝试从语境角度入手来分析篇章的形式、结构。语境大体包括前后文、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假设等，还包括双方的交际目的，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假设等，谈话的现场情况，以及交际双方的信仰，各自的文化背景等。陆俭明（2019）的通过例句“你有钱吗？”[19]说明了“句子本身的意义”和“句子所传递的信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认为“句子所传递的信息是由句子的意义融入一定的语境所产生的交际效果”。用图式可以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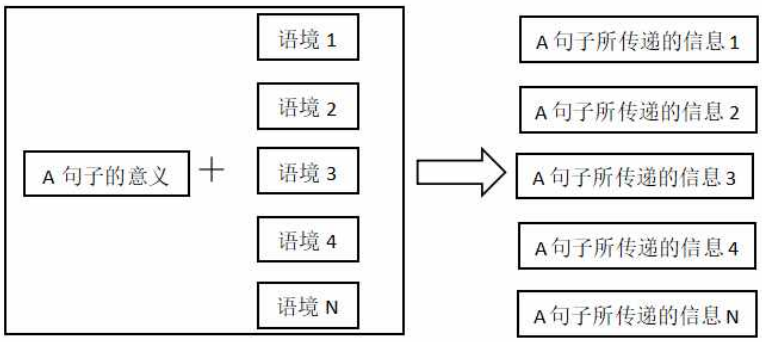
---

17)廖秋忠（1991）对“篇章”的定义是：一次交际过程中使用的完整的语言体。在一般情况下，篇章大于一个句子的长度，涉及说话人作者和潜在的听话人读者。篇章既包括对话，也包括独白，既包括书面语，也包括口语。

18)他认为：广义地说，篇章分析指从任何角度对篇章的研究，狭义地说，指对口语对话的研究。

19)“你有钱吗？”例句整理如下：(1)你有钱吗？（借点钱给我。）
(2)你有钱吗？（买得起吗？）
(3)你有钱吗？（没有的话，我给你点。）
(4)你有钱吗？（打劫的时候……）
如上述例句，在构词方式，词类顺序等方面没有发生变化，辅之以不同语境，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同。

<图1> 说话人的“句子所传递的信息”



上图所示，句子所传递的意义是依托于融入语境的句子意义，在对话中，具有话语语境，在书面文中，上下文等充当了语境的功能。换句话说，句子所传递的真正的信息，等于句子本身的意义融入特定的语境后的合成体，因为相同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中会产生不同意义（参照“你有钱吗？”例句），那么具体选择哪一种语境，说话人（话者）拥有主导权。

朱敏（2012）认为陈述的交际功能是给予听话人“信息”[20]如上图，句子的意义并不简单等于句子所传递的信息，而是句子本身意义融入一定的语境后所产出的信息。说话人“输出”信息后，听话人如何“识解”是认识语言学的范畴，前文提到过，本章不过多叙述。

上文提到“NP＋好＋V”是个歧义句，那么融入一定语境后还会是歧义句吗？比如：

（语境：在服装店里，两个人正在挑选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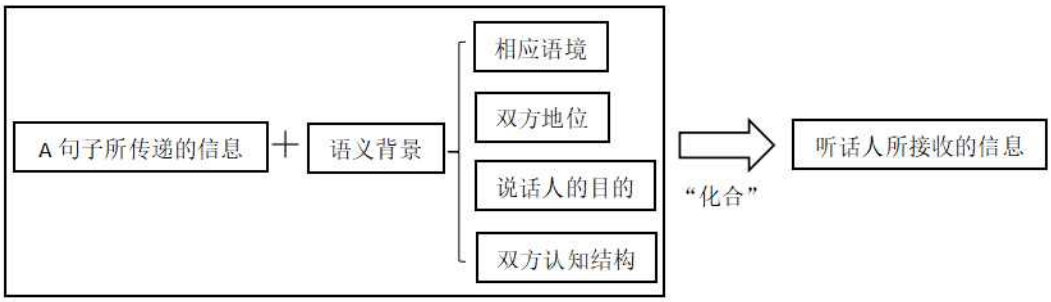
（14）a. 我穿哪个好看？

b. 白色的好看。

在上述例句中，（14a）可以根据（14b）的回答提取信息，比如“（与款式无关）、（无论哪一个款式，只要是白色的）白色这种颜色你穿上好看”，或者“（某款式的那件白色的）衣服你穿上好看”，具体提取哪一个，建立在听话人的语义理解机制上。上图“句子所传递的信息”表示说话人传递的，客观语言事实，对此信息如何解读，还需要听话人的听话机制起作用。这表明在有语境的情况下，歧义依然存在，由此可见，仅仅有语境也还是无法避免歧义现象的。在言语对话中，除了语境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双方地位、说话人的目的、双方的认知结构等因素综合起作用之后，产出“信息”。

20)朱敏认为：陈述的时候必须提供足够量的信息，否则一个陈述是没有意义的。

<图2> 听话人的"听话人所接收的信息"[21]



如上图所示，听话人的“所接收的信息”机制是建立在除了语境之外，包括双方地位、说话人目的、双方认知结构等条件之上的“信息”，这一过程是人脑的认知机制作用。据此，“NP＋好＋V”的输出、输入结构可以的到有效说明。在输出阶段，说话人把想传递的信息，辅之以语境，用“NP＋好＋V”结构表示出来，听话人“接收”到该信息后，在大脑中对“NP＋好＋V”也辅之以语境、双方地位、说话人的目的、双方的认知结构等条件，提取说话人的“信息”，其中说话人听话人双方对“NP＋好＋V”结构建造和理解，参照上一章“NP＋好＋V”构式分析可得出，说话人是通过V的动作对NP产生了“内心满意”的效果，因此选择了“NP＋好＋V”结构。陶红印（2020）基于真实会话材料，通过考察汉语会话中的互动言语行为类型，给言语对话进行了分类。[22]认为每一种对话都有其特点，还认为“如果不在这样大范围的语境中考察语料，貌似独立的个体单位的指称意义很可能也会被片面地理解。”也就是说，对话不仅要考虑语言本身所代表的意义，还要在“大范围语境”[23]中综合分析，这一点和本文上述分析不谋而合，本文使用“相应语境、双方地位、说话人目的、双方认知结构”等，陶文概括描述为“大范围语境”。本文“NP＋好＋V”出现在对话体中时，主观色彩相对浓厚，大多是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受和态度，例：

（15）a. 楷书字体好看
　　b. 白色的好看。

---

21)“化合”一词是陆俭明教授提出的术语。

22)陶红印（2020）对自然语料的考察发现，会话中的分类活动可以基于内容的客观主观特征分出三种常见类型：客观描述类、主观分类及主客观混合类。他的划分标准和对话内容的属性有关，即：如果内容可以判断为客观现实，就把分类对象称作客观分类；如果内容主要是说话人自己提出的甚至是“杜撰”的，这种分类就是主观分类，客观主观混合指的是两种要素都有。

23)要在“大范围语境”理解语言的原因，陶红印认为：虽然孤立的语言结构形式（construction）（或单位）在一定层面上可能具有某种分析上的优势，但有时候将这些形式提取出来，单就指称意义方面进行分析，是不利于理解真实语言运用中的完整意义的，如果不在这样大范围的语境中考察语料，貌似独立的个体单位的指称意义很可能也会被片面地理解。

c. 这把刀好切。

以上例句都是NP＋好＋V结构，都具有主观评判性，具体来说（15a）中，虽然“楷书字体”是一个客观存在，但话者对这种字体比较满意，使用了NP＋好＋V表达自己对这种字体的满意之情（可以是视觉上的赏心悦目，也可以是视觉动作的实现上，比较“容易”辨别）。简而言之，（15b）中话者主观上对“白色”比较满意，（15c）话者对“这把刀”比较满意，以上都是话者通过NP＋好＋V所显露的主观评判。李小军、王勤（2019）认为“好”具有评价和建议的功能。[24]张雪平（2015）研究了口语中的假设情态表达[25]，并认为，表达主观愿望的实现主要依靠语用推理。如上述，各大学者都重视“语境”的作用，本文认为对NP＋好＋V的正确理解如上述图式，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各自有一套语言机制，只有这套语言机制互相匹配，NP＋好＋V才能传递其所“承载”的信息。

2. NP＋好＋V的组件限制

本节将从对动词的选择和限制，以及框架语法等相关语言学角度，展开对NP＋好＋V结构进行考察，动词分类有很多种，诸如根据语义特征，可以分为动作、存现、关系、能愿、趋向、心理、使令等，根据V后是否有宾语的标准，V看被分为及物与不及物，根据动词的情状，V可以被分为静态、持续、终结等。NP＋好＋V中对中对动词也有要求，换句话说，有的动词进入NP＋好＋V，可能会发生语义变化。

1）NP＋好＋V中V的限制与选择

构式NP＋好＋V中并非所有的V都可以进入该构式，可以进入该构式的V是具有一定规律的，本节将对可以进入NP＋好＋V的V进行考察。

（1）NP＋好＋V中V的限制

关于动词的分类，各大学者意见不一，黄伯荣、廖序东（1991）『现代汉语』中，给词下了定义并进行了分类，[26]胡裕树、范晓（1995）在《动词研究》中提出“三个平

24)李小军、王勤（2019）无论是助动词“好”还是话语标记“好”甚或语气词“好”都带有评价或建议功能。比如助动词“好”，说“这种苹果好吃 ｜ 这种字体好写”时，一方面是评价（评价苹果是否值得吃或字体是否容易写），另一方面常常带有建议功能（建议受话人去吃或写）。

25)张雪平（2015）认为：“要是P就好了”句式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愿望情态表达式，具有表达说话人主观愿望的情态功能以及表达渴望、遗憾之情的语用功能。

面”，即首创把句法、语义和语用联系起来，以此来更好地分析语义。[27]通过动词是否带宾语和是否作谓语两种功能以及设立对立性的功能框架得出有宾动词、无宾动词，自由动词、不自由动词两个动次范畴分类系统。[28]邢福义（2018）认为各大词类中，动词最复杂。[29]本文按照『汉语语法学』动次分类的准则对NP＋好＋V进行考察。

第一类，NP＋好＋V中当V是行为动词时：

（16）a. 牛皮纸的书好翻阅
b. 这个问题好讨论。
c. 河边的那条路好走。

以上动词中“翻阅”、“讨论”是双音节他动词，“走”是单音节自动词，以上NP＋好＋V构式中“好”理解为“容易”之义。

第二类，当V是“佩服”“喜欢”、“羡慕”、“爱”、“恨”等心理动词时，该构式不成立。因为心理动词是表示人的心理活动，NP＋好＋V构式义为通过具体的“行为”达到或超过主体的心理预期，这种行为要求是具体的，而非心理行为。

第三类，当V是历程动词时，[30]NP＋好＋V构式不成立。例如“开始”、“停止”、“结束”等，历程动词表示跟时间历程有关的动词，因为时间历程的宾语由动词充当，例如“开始写作”、“结束谈话”，而NP＋好＋V中NP是V的受事成分（或者工具成分），需要名词性成分充当。

第四类，当V是断事动词时，[31]NP＋好＋V构式不成立。

第五类，当V是使令动词时，[32]NP＋好＋V构式中“好”为“容易”义，使令动词一般后要带宾语，在该构式中宾语移位至NP位置，例如：

（17）a. 对李老师来说，『现代汉语』对我来说，不好教。
b. 客人好请，不好送。

第六类，当V为辅助动词时[33]，例如：

---

26)黄伯荣、廖序东（1991）中认为“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的词”，“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心理活动或存在、变化、消失等的词。
27)胡裕树、范晓，『动词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p.120。
28)在句法平面的分类上『动词研究』的作者坚持功能标准，并提出功能分类的三条原则：从形式出发去探求功能的原则、从词组(短语)里确认功能的原则、多角度多层级分类的原则。
29)他将动词分为行为、心理、历程、断事、使令、辅助动词这六类。邢福义，『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18，p.150。
30)指与时间历程有关的动词，如：开始、停止、结束等表现时间历程的动词。
31)根据邢福义（2018）“断事类动词”分为三种：是非类、有无类、像似类，例如“像”、“犹如”等。
32)使令动词的特点是容易造成兼语式。当使令动词进入NP＋好＋V构式后，不会造成兼语句。

（18）a. 门开大点，队伍好进去。
b. 麻烦你移开上面的隔板，我好起来。
c. 记得把车钥匙留下，我好回去。

当NP＋好＋V构式中V是趋向动词时，常常用复合趋向动词“进去”、“出来”、“下去”等，表示NP的移动方向。在该结构中“好”依然是“容易”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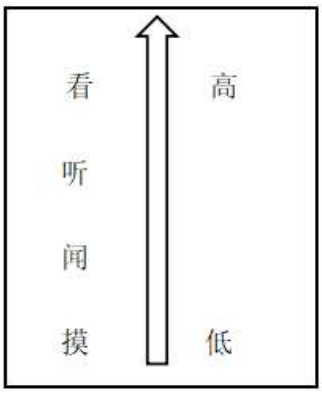
（2）NP＋好＋V中V为“感官动词”时

除了以上动词分类外，上文提到过“感官动词”，NP＋好＋V构式中，当V是感官动词时，除了“容易”义，还有“悦目”、“悦耳”义，这是由感官动词的性质所致，感官动词是对人类感官动作进行词汇学描写的基本单位。[34]当V是感官动词时，NP＋好＋V构式会产生歧义，例如：

（19）a. 白色的好看。
b. 舒缓的钢琴曲好听。

在感官动词内部，歧义现象也不一样，本文选取常见的四个感官动词“看”、“听”、“闻”、“摸”，经过语料库对比，使用频率有高低之分，例如“好看”使用频率最高，产生的歧义现象最多，其次是“好听”、“好闻”，“好摸”。

<图3> "感官动词"使用频率



如上图式所示，高低代表使用频率，使用频率高代表该词比较活跃，可以搭配、构成

33)特别是当V为趋向动词时。
34)据统计在全部感官活动中，视觉活动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视觉动词的语法功能表现是感官动词中最典型、最活跃的。

的组合数量多，自然产生歧义的概率也会越高。这种使用频率的高低排序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该感觉器官对人体的“重要程度”，比如对于视觉障碍的人，有“失明”一词，对于听觉障碍的人，有“失聪”一词，然而对于嗅觉障碍和触觉障碍的人，并没有对应的表达，虽然“失觉”可以某种程度上指“失去味觉”，但“失觉”带有网络语体的色彩，而非标准语言[35)]。由此可以推测，对人而言，使用感觉器官频率为：看＞听＞闻＞摸，那么NP＋好＋V中当V为感官动词时，其歧义程度也是按照：好看＞好听＞好闻＞好摸排列的，例如：

（20）a. 白色的好看。
　　b. 楷书字体好看。

比如其中“看”排在第一位，上文例句“白色的好看”中，“好看”既可以是“漂亮”、也可以是“方便”。“楷书字体好看”同理，既可以是“楷书字体悦目”，又可以是“楷书字体容易辨认”。

（21）a. 舒缓的钢琴乐好听。
　　b. 还是自家孩子的声音好听。

以上两句“好听”，“舒缓的钢琴乐”中“听”既可以是“舒缓的钢琴乐悦耳”、也可以是“与其他类型的钢琴曲相比，舒缓的容易听”。“自家孩子声音好听”，既可以是“自己孩子声音可爱、悦耳”，也可以是“自己孩子的声音比（其他孩子相比）容易辨别”。

（22）a. 玫瑰花好闻。
　　b. 揭开盖子，我好闻一下。

第一句“玫瑰花好闻”，是说“玫瑰花的香味儿，让人嗅觉感到舒服”，第二句“我好闻一下”中为“以便、方便”意，这里可以看到表示“方便”时，需要加动量词“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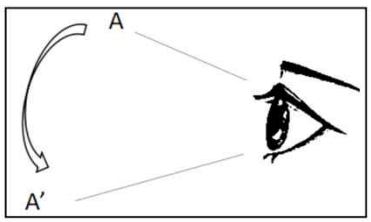
（23）a. 软软糯糯的熊猫幼崽好摸。
　　b. 举高点，我好摸一下。

第一句“好摸”是“软软糯糯的感觉”让人的触觉感到舒服，第二句“好”为“方

35)对“失觉”是一个非标准词汇的判断基准为，第一，词典并未收录，第二，带有“嘲讽”、“调侃”语气，如果是一种肢体上的障碍，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应该被“嘲讽”。另外“失觉”还可以表示“失去感觉、麻木的样子”。

便”之意，这里也要用动量词，否则句子表意不完整。回顾上一章对“感官动词”的论述，可以得知，感官动词的“动词性”与“一般动词”[36]相比，比较弱，感官动词的特点是，同时具有“感觉器官的动作”，也具有“感觉的这种行为动作”。

<图4> 行为动词"看"



参照位移概念，[37]比如“看”这个动词，当人大脑发出“看”的指令，负责“看”的眼睛接收命令，使人的目光从A处转移至A’处，这一过程是“看”的行为动作。

<图4> 感官动词"看"

当“看”行为动作发生后，“看”会将感觉反馈给感知器官，比如“看”的结果是“悦目”等，此时“看”是感官动词。由于感官动词同时具有两种属性（即行为动词属性和感官动词属性），当其进入NP＋好＋V中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意义。除感官动词和行为动词的属性之外，“看”还具有其他属性，例如：

（24）a. 你看着办吧。
b.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我们之间需要客气吗？
c. 昨晚上看电视看得太晚了，今天上课我总是没精打采的。

如上述例句，通过隐喻、转喻等手段，“看”的词类活用程度变高，使用频率也随之变高，“看”如何隐喻、转喻，怎样进行“语义扩张”本节不具体考察。“听”次之，相

36)这里的“一般动词”为广泛义上的，除“感官动词”之外的动词。
37)洪明秀，「“V上”结构的语义考察及其意象图式」，『中國學』，第80輯，2022，p.183。

对于“看”、“听”而言，“闻”和“摸”的使用频率较低，活用率也较低，从理论上讲，出现歧义句的频率和使用频率成正相关。

由此可得出，行为动词、使令动词、辅助动词可以进入NP＋好＋V构式，此时“好”为“方便、容易”意，心理动词、历程动词、断事动词不可以NP＋好＋V构式，此外感官动词可以进入NP＋好＋V构式，当V为感官动词时，好有“（感官上）舒服”、“（感官上）方便”之意，感官动词内部歧义出现频率也不一样，简单而言歧义高低已否随着人对感官动词的使用频率高低而变化。

2）框架语法与NP＋好＋V

1982年，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Fillmore）在其早期关于格语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框架语义学，该理论致力于研究词语意义和句法结构意义，是一种描述语义知识的方法。框架语义学从经验主义出发，旨在探索语言和经验的过程中总结出一种科学的方式，进而将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38]

语言学者研究框架语义学时，基本从理论研究、以及应用研究两方面着手。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引介和述评与理论的梳理两个方面，早期杨成凯（1986）[39]对菲尔墨的格语法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后来程琪龙（2001）指出语义框架是框架语义学的研究目标[40]为了更好地引进语义框架概念，程琪龙（2007）提出“领属框架”—“领属关系”的框架语义学的分析法。[41]框架语义学的观点是，在交际中，词典中罗列的语义项不能直接完成言语理解，因为词典语义是抽象的，也因为词典所收纳的意义是一个范围（比如“好”，词典罗列的意义为14项之多），在言语交际中如何选择最贴切的意义，这需要听话者（或接收信息者）通过自身所构建的语义框架去有效理解言语。李福印（2008）认为，框架给话语交际中语义的理解、描述提供必备的概念以及语义背景。[42]

在NP＋好＋V中，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框架体系，当这两个框架不属于同一类时，就会产生歧义。一词多义是由于该词汇具有可替换性的语义框架所造成的。[43]

---

38)菲尔墨强调将框架视为一种工具，通过对词语的描写和对语义的解释来说明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框架不仅用来表现一个特定的场景，还用来展示词语之间的语法——语义关系。

39)包括框架语义学理论的发展简史、主要方法与原理以及对现有语言概念理论的发展与突破，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为以后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

40)目的是表述语言和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关系，而语义框架则用来表述语言单位的概念语义。程琪龙，『概念语义研究的新视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p.138。

41)他证明领属框架是一种基本框架，具有概括性和共享性的特征，并论证了框架扩充的必要性。

42)具体而言，框架语义学为人们理解词义、句义，语篇意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框架语义学的应用研究方面。

例如：

（24）这幅画好看。

首先“画”的名词性角色与动词互配的认知框架，从理论上说是无穷无尽的，比如：

就行为而言，有“这幅画好拿”、“这幅画好保管”、“这幅画好挂”、“这幅画好装裱”、“这幅画好临摹”等。

就功能而言，有“这幅画好装饰”、“这幅画好看”等。

就施成角色而言，有“这幅画好生产”、“这幅画好设计”、“这幅画好裁剪”等。

如果上述例句的框架为“视觉类框架”，将会涉及“视觉感觉如何”、“是否悦目”等要素，那么这句话理解为“这幅画漂亮。”相反，如果为“动作类框架”，将会涉及“动作发出与执行”，“动作可行性”等，那么这句话为“这幅画容易看，（容易看懂）”。此时“视觉类框架”下的“好看”会激活“悦目”、“让人视觉上感到舒服”等，如果为“动作类框架”，那么上述例句“好看”会激活，发出“看”这种动作容易与否，框架语义学派主张，想要了解某概念系统中某一概念意义，就必须先理解该概念所适用的框架。[44]

除上述以外，认知主体也会根据自身的经验、认知水平等产生不同的理解，例如：

在“画”的制作主体视角下：

（25）a. 这幅画好看，（我们可以批量生产。）
b. 这幅画好看，（多吸取点经验。）
c. 这幅画好看，（快去确认下生产材料是否够。）

在“画”的销售主体视角下：

（26）a. 这幅画好看，（可以大量囤货。）
b. 这幅画好看，（凭借这次销售，有望使业绩扭亏为盈。）
c. 这幅画好看，（调研下市场，随时准备上调价格。）

在“画”的消费主体视角下：

（27）a. 这幅画好看，（多买几个送朋友。）
b. 这幅画好看，（值这个价。）

---

43)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121。

44)语言理解就是把语言信息所传递的内容与听话人已知的框架进行相互匹配的过程。乔姆斯基(Chomsky.N.)，*Barriers*，Cambridge: MIT Press，1986，p.62。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121。

c. 这幅画好看，（配色和构图简直无可挑剔。）

如上，针对同一个构式，框架不同，突出的视角就不同，在制作主体视角下，“好”凸显“画”本身是否“有继续生产的价值”，在销售主体视角下，“好”凸显“画”是否可以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消费主体视角下，“好”凸显“画”是否具有欣赏、收藏价值。

由此本小节可以作出以下总结，首先某些概念看似指称同一事物，但由于其“框架”不同，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如“视觉类框架”和“动作类框架”下，“好看”的语义不同。其次，视角不同，语义也不同，比如“卖方视角”、“买方视角”、“消费者”视角等，“好看”蕴含的意义不同。

3.结语

本文从广义、狭义语义指向分析入手，借助空范畴理论，以及框架理论，对NP＋好＋V构式进行了分析。

从狭义理解的语义指向来看，是两个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即NP＋好＋V构式内部的语义指向，根据指向不同，所代表的的意义不同。广义的语义指向是成分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即有可能指向NP＋好＋V的外部成分，此时语义指向的对象可能由于省略等原因，在NP＋好＋V构式内部并没出现，如果需要可以补出来，但并不影响其语义的理解。此外听话人的“所接收的信息”机制是建立在除了语境之外，包括双方地位、说话人目的、双方认知结构等条件之上的“信息”，这一过程是人脑的认知机制作用。

第二，NP＋好＋V构式对V有要求，即行为动词、使令动词、辅助动词可以进入NP＋好＋V构式，此时“好”为“方便、容易”意，心理动词、历程动词、断事动词不可以进入NP＋好＋V构式，除了一般动词外，感官动词可以进入NP＋好＋V构式，当V为感官动词时，“好”有“（感官上）舒服”、“（感官上）方便、容易”之意。本文通过分析行为动词“看”和感官动词“看”，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即“看”这次动词既具有行为动词的属性，又具有感官动词的属性，当其出现在NP＋好＋V构式，会呈现出不同的语义突显效果。

第三，框架不同，语义理解就不同，例如“视觉类框架”和“动作类框架”，在NP＋好＋V构式中呈现的语义效果不一样，框架相同、视觉不同，蕴含的意义也不同。

【参考文献】

〈单行本〉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程琪龙，『概念语义研究的新视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胡裕树、范　晓，『动词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教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乔姆斯基(Chomsky。N。)，*Barriers*，Cambridge: MIT Press，1986.
邢福义，『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18.
邢公畹，『现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张　斌，『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张文国、张能甫，『古汉语语法学』，巴蜀书社，2003.
朱 敏，『汉语人称与语气选择性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

〈论文〉
陆俭明，「配价语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1997.05.
陈昌来，「工具主语和工具宾语异议」，『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2001.
洪明秀，「“V上”结构的语义考察及其意象图式」，『中國學』，第80輯，2022.
李小军、王勤，「“好”的评价、建议功能及相关构式的规约化」，『古汉语研究』，第1期，2019.
廖秋忠，「篇章语用和句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1.
陶红印，「汉语会话中的分类行为及相关理论意义和语言教学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2020.
张雪平，「“要是 P 就好了”句式的情态表达功能」，『语文研究』，第4期，2015.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공범주, 구문, NP+好+V, 어미지향분석, 프레임 이론
	영문	Empty category, Construction, NP+好+V, Semantic orientation analysis, Frame theory

Research on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and Verb Restrictions of 'NP+好+V'

Xu Ze-Fang

Empty category is a common language phenomenon in all human languages. The semantic problem of empty category is mainly studied, which is a component with semantic content but no phonetic form in a certain syntactic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broad sense and narrow sense semantic orientation, and analyzes the NP+好+V construction with the help of empty category theory and frame theory.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theory of semantic pointing analysis and empty category to investigate the semantic pointing, verb restriction, understanding and semantic background of the NP+好+V construction.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in a narrow sense, it 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mponents, that is,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within the NP+好+V construction, which represents different meaning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orientations. In a broad sense, semantic orientation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onents and semantics, that is, it may point to the external components of NP+好+V. At this time, the object pointed to by semantics may not appear in the NP+好+V construction due to reasons such as omission. If necessary, you can Complement it, but it does not affect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semantics.

저 자	서택방 / 徐泽方 / Xu Ze-Fang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3.08.08.	심 사 일	2023.09.03.	게재확정일	2023.09.13.